

节日词语

鼠趣图

路来森

都说“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画家不弃，在画家笔下，老鼠不仅被画得惟妙惟肖，而且还情趣多端，寓意纷呈。

最早的画鼠图，似乎是明宣宗·朱瞻基的《荔鼠图》。

荔枝一枝，枝上叶片三枚，荔枝三颗；叶片翠绿，荔枝紫红莹莹，一只灰白色的老鼠，头小腹大，尾巴长长，嘴巴尖尖，鼠眼圆瞪，正在专注地啃食一颗荔枝。

整个画面，以墨色为衬底，深绿、紫红、灰白，三种色彩，对比极其鲜明；鲜明的对比之下，三种事物相互映衬，极大地增强了画面的扩张力，给人一种活泼、生动、机敏、甜美的喜悦感。所以，在这儿，这只啃食荔枝的老鼠，似乎就不再是一种常态下的令人讨厌的老鼠，而是一只“喜”鼠，可爱而讨人喜欢。

毕竟是帝王，衣食无忧，所以，画只老鼠，也是一只无忧无虑的老鼠，也是一只灵动有趣的老鼠。

八大山人，画有一幅《瓜鼠图》。

纯墨色渲染，瓜硕大，鼠极小；硕大之瓜，伟然占据了整个画面，而那只小老鼠，则小巧一撮，踞于瓜之上；鼠，虽小，但却被画家画得极其灵敏，尖嘴大耳，躬背翘尾，鼠目圆睁，仿佛，随时都会纵身逃逸。这只老鼠，或许就是一只“偷瓜鼠”，故尔，才呈现出那种机警的“逃

逸”情态。

我们知道，八大山人本是皇家世孙，明亡后，沦为“遗民”，以绘画为生。他的画，多画草木花鸟，以水墨写意为主，通常是“物象虽小，寓意却深”，只因他总有一份“旧朝情结”存焉。所以，如果往深里思考，这只硕“瓜”，也许代表的是果实，而那只小“鼠”，岂不就是窃取“果实”者？八大山人有诗曰：“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摩。”“细揣摩”，或许，正是他们欣赏八大山人画作，要点所在也。

画家张大千，画有一幅《灯鼠图》。

此画，直接取材于“老鼠偷油”的典故：一盏灯，正燃着，灯烟袅袅，逸然而上；一只老鼠，爬在灯口边，躬背立爪，脑袋垂俯油面，耳朵尖耸，鼠眼专注，一副疑惑、机警，而急切的样子。把一个“偷”字，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画，寓意，似乎并不怎么深刻，作者主要是想表现一种“情趣”，传达民间文化传说的那种特具的情味。

白石老人，特别喜欢画草木虫鱼、小巧动物。关于鼠，他画有一幅《自称》。

一杆长杆大秤，占据了整个画面，秤杆儿长长，秤砣繁重；一只老鼠，紧紧踞在秤钩上；长须长尾，作鼠目寸光状，尤其是其体型，小而肥，直如“脑满肠肥”之辈。

很显然，这是一幅讽刺漫画。世间，多自以为是为之人，多不知天高地厚之人，多狂妄自大之人，总是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这人世间，仿佛，离了他，就万事不通了，离了他，就天地不存了。

其实，放到秤上称一下，也不过“一只老鼠”罢了，罢了。

当然，鼠图，尚有多多，鼠年赏“鼠图”，得一份生命趣味，亦是人生一乐也。

成为谜。

洞又窄人又多，洞内通风效果差，似乎氧气不足，不时有老人停下脚步，抚膺长叹。我扭头看家母，她正累得气喘吁吁。我心里暗暗地疼，伸手拉她一把。忽又见行人堆成一圈，原来是旱洞到了尽头。我长长舒了一口气。眼前出现一大片碧波荡漾的水面，又见一叶小船，上面一个中年艄公把桨，逐水波徜徉而至。游人大悦，按照工作人员的安排逐个登船，着救生衣，在水面上缓缓而行。这个情境如诗如画，就差阿朱和阿碧撑着竹篙唱着江南小调袅娜而来，把姑苏的美一起带进人们的眼帘。

这里就是所说的水洞。水两面峭石壁立，远远望去，有点漓江山水的味道。石头呈深绿色，上面绿木森森，也许是青苔生长过旺，给了人们山树的错觉。小船正行走间，一股腥臭味夹杂着炮硝味扑面而来，我真想说上一声“禁燃放烟花爆竹！”果然有游人受不了，用轻嗔的声音说，这水真是臭得难闻！划桨的中年人轻声笑道，哪里是水臭，是蝙蝠。

众人仰头观看，见石壁上洞窟杂然，大的如磨盘，小的如拳头。头顶上空一群蝙蝠唧唧地叫，有的倒挂洞壁，有的在洞边盘旋，黑压压一片。划桨者说，这里最深17米，向上也有十多米高。众人发出“哦哦”的惊叹声。我心里想，上有蝙蝠倒挂金钟，下有潭潭锦鲤潜泳，我们行在水面上，海陆空齐备，这世界也真够热闹的了。

再往前走，眼前忽一大亮，此时天朗气清，游鱼不时跃出水面，似乎在玩花样游泳，故意引来游客惊呼。原来是水洞到了尽头。拍开我的眯眯眼一看，已经到了渡口。

这个景点最令人惊奇的景观，是石花水洞内半空横亘的一座石花薄壁，据说如同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而且洞内还活着极为珍贵的国家级保护动物娃娃鱼。但因游人众多，我的脚跟多次被踩，行色慌忙，虽然我身长一米八六，高出众人一头，也没能看到这两处景点。

四公要在，也有七十多岁了。在村里同辈人中，四公算是学历最高的，读过几年小学，没有文凭，文凭就凿在墓碑上，那是他父母亲的墓碑（他父母就合了一个墓碑）。在乡下人眼里，一纸文凭算什么，不就是有四个圆圆的红印戳么。只有这硬碰硬的碑文，往坟前一竖，见得风见得雨，见得天地神明，见得列祖列宗，谁也不好欺心做假，雷公要劈人的。四公排行第四，墓碑上他的名下，就比他三位兄长独多出七个字来：罗峰高小毕业生。每年清明祭墓，他最认真的是拿了狼毫毛笔蘸红油墨，往碑上填，特别是这七个字，一直要让它们红得亮晃晃地照眼，让人好远地都看得见。罗峰是我们那地方很有名的学校，在男人屁股后还甩着长辮子时就有了。出过好多人才，武的骑过高头大马，穿过马鞍，戴过绶带。文的呢，有人写过砖头般厚的几部书，还是四公的同窗，四公因此就有了说话的本钱。说他们一起挖过蚯蚓钓过鱼，在学校附近那块有草有水的地方，他曾一锄头下去，眼花手颤地就在那人头上开了一道长口。“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要不，他能著书么。”说罢笑得脸皮起皱，仿佛那书里就有了他的一份。

因为学历最高，村里人就信了他，有红事白事都要找他。结婚了，让他写“囍”字，写对联。成亲那天，村里的来喝酒，村外的也来喝酒，有送钱的，有送礼的，人多礼杂，鸡鸭三牲，床单布匹，锅碗瓢勺，收了就得写礼帖，这写礼帖当然也归了四公。于是，一桌、一椅、一管、一砚，大树底下，四公俨然便是一位超凡脱俗的“翰林学士”了。闹哄哄中，忽然有人火爆爆地就叫了一句：“面前坡二爨黑绸布三尺。”话音刚落，墨字已成，四公是一字不差地写在巴掌大的红纸条上了。又有人飞一般地拿去贴在了新房前的客厅上。半天工夫，他就要写一客厅的“礼帖”的。人死了就请他写祭文，不用发表，人殓那天拿来念就是。那人家是哭得有泪无声，四公是读得有声有泪。也没人要听，可有人留心过，说他写的都差不多一样。于是有人就说了笑话：有死错了的人，四公的祭文是决不会写错的。红事喝酒，白事也喝酒，红事得给钱，白事也得给钱，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生生死死，或生或死，于是就断不了那四公的生计。

不知怎么的，后来四公却去那水母圣娘庙当了庙祝。

离我们村子不远有一座庙，叫水母圣娘庙，供的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子。说是早先村里有人出海扳罟，起了半天的网，鱼儿没见一条，网里却总搁着人般粗高的一段木头。那人汗毛就竖了，怵怵地把那木头扛上了岸，戳在地面上扑地倒身便拜，指天誓地地说保他网网有鱼，便建庙立像，供它一世香火。那木头果真就显了灵。村人就请木匠将木头雕成



《南国骄阳》（水彩）

王家佩

在我们家，真正感到年味的就是那满屋子浓浓的墨香。

每年过了腊月二十，能写一手毛笔字的父亲就支起桌子，拿出笔墨纸砚开始写春联了，这一写就要持续到大年三十。

从我记事起，年前的那几天里，我们家屋子里到处晾晒的都是大红春联。那时，村里本来识字的人就不多，会写毛笔字的就更少了，几乎满村子的人都来请父亲写春联。

来请父亲写春联的人也都不会空着手来，除了买来一张红纸，还带来一盒烟或一包糖什么的，父亲起先推辞，后来老说觉得絮叨，也就笑纳了。笑纳了父亲也不用，因为父亲不吸烟，就分散给了每天晚上来串门聊天的人。

父亲的春联写得龙凤凤舞，许多人看了都说好。其实，父亲的春联也就写那么几幅，什么“大门外青山绿水，家庭

名家志琼

四公

黄宏地

塑像，供奉起来。可为什么是个女的，众说纷纭，也没人讲清楚过。

四公当庙祝，也是与文字打交道，写匾、写诗、写对。写大字，也写小字，什么“有求必应”呀，“明镜高悬”呀，然后写某某沐恩信民敬赠，然后写牛年狗月马日，反正这些他熟。但最多的还是和来求签的人解签诗。庙里水母圣娘塑像前是供桌，桌上有烟火缭绕，有猪头三牲，有饭团饼干，也有垒得像塔似的红馒头。供桌下铺一“蒲团”。“蒲团”是用稻草编的都被膝盖磨得起了一层油。“蒲团”上总不断有人来问生问死，问生也罢，问死也罢，问完便握签筒，竹签就在筒里，左摇右摇，那竹签就跳出来了。于是按签索诗，签是编了号的，诗是用黄色草纸印好的，都作七字四句，也都编了号的。说来也怪，这诗虽写得莫名其妙，却是猪病鸡瘟狗死人发癫，升官发财生育女牛耕田，什么都对得上的。相传诗是水母圣娘写的，但话却是四公说的，或生或死全在他那三寸舌上。乡下人不识字，到得庙里，看四公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了，听他解签诗，没有人不是鸡啄米般地点头。也是时运不济，忽然有一天，就有人敢说了四公的不是来。就是签诗上的那句：“两人对酌好商量。”四公说了：“两人相对着斟酌，就好商量了。”话刚说完，身后就响起了一个不紧不慢的声音：“那是相对喝酒呢。”待抬头转身，见庙门外只有一个不紧不慢的背影了。四公登时两只耳根就似遭了火烫一般，后来一打听，知道是来走亲戚的城里人，闲着没事，那天到庙里看热闹的。这事就成了村人闲谈的佐料，但说过就笑，笑完就了，也没人下力气去论证谁是谁非。

四公的倒霉，不出在那句签诗，却出在水母圣娘身上。

不知什么时候的规矩，也不知要隔多少年月，水母圣娘便要“出巡”一次的。水母圣娘的出巡，是我们乡里的盛典。那女子坐的是八乘大轿，前面有鸣锣的，一呼吹吹打打、颤颤悠悠的要过九九八十一村，要走三三九九天夜。每到一村口，远远的就有许多人鱼贯着跪伏在路上，轿子就从他们的头上跨过。圣恩浩荡，沐浴万民，说是从此可以消灾弭祸了。那架势，那气魄，想当年皇帝出巡，也不过如此罢。出巡完毕，回来就

是，却偏偏要过“火山”，说是烈火炼真身，水母圣娘淬过火，仙爵是要晋升一级的。

过“火山”是在晚上，早早，就有人用海棠树头烧的炭，在庙前的坡地上铺了一条十多米长、三四米宽的路，算是“火山”，海棠木烧的炭热火，那风一阵阵地吹，那火是一闪一闪地亮，就像一段舞着的红绸布，把那炙人的热浪抖出好远好远。热也不怕，大家仍挤挤拱拱地争着往前靠，有人手里都拿着畚箕，单等过完“火山”，就要抢了炭火回去，说是放在家里，做什么都有用。水母圣娘不能自己走，得有人抬，既是神仙，也得有天兵天将、金童玉女陪着，有些许人就着脸画得鬼红鬼绿光膀赤足，腰间扎一圈红布，头上也扎一圈红布，就顶了天兵天将、金童玉女了。有肉身凡胎者，也要跟着“淬火”，以为有水母圣娘显灵，过火山便如履平地，烫不着的。因为四公是庙祝，懂得解签诗，水母圣娘说的他当然知道，于是，大家就推他当“道公”。所谓“道公”，占卜问卦，逢场作法者也。按规矩，这“道公”要带头过“火山”。四公那天是头戴红毡帽，身披红道袍，也赤着足，人前人是，出足了风头了。

卦是问了，签是求了，“火山”终于过来了，但人人是脚板被烫得过痛不敢沾地，有的立时就起了亮晃晃的大水泡。村后有三口大尿缸，知道人尿可以去火，有人就让家人抬了去，把脚硬往尿缸里按。大家都骂四公做的“道公”心不诚，心不诚则神不灵，水母圣娘是发怒了。四公也气得嗷嗷叫，他是斋戒了七天，怎么就心不诚了，水母圣娘也给了签诗说可以过的，怎么就神不灵了。四公那脚板烫得也不轻，直直地在家躺了七天七夜。大家最后都原谅了四公，是他自己觉得没趣，就再也不当那庙祝了。

这些，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那年寒假，我回老家，见着四公时，却是一位干干瘦瘦的驼背老头，他早已赋闲在家，偶尔帮人写些信，报酬是不计较的。逢年过节也写些对联，让家人拿去集市上卖。村里贴的对联，也数他的有些意思，都是他自己写的，我记得有一对写的是：“丰年月下三杯酒，盛世山中一首诗。”我们那里没山，他那时的生活也过得拮据，是故作豪语罢了。后来他病了好久，家里人都很为他担心，他却毫不在意。临死前，他忽然精神非常好，忙叫儿子拿来文房四宝，要写遗嘱，写完一看，却是一副对联：“这番与世长辞，穷鬼病魔无须追踪来泉下；此日乘风归去，春风秋月只当漂泊在异乡。”不知是他的创作否，如是，真可当得上惊世骇俗的呢。

（选自《海南岛：阳光与水的叙事》。黄宏地，海南本土知名作家，著有散文集《菩提本无树》《我梦中的天涯》等。曾获《萌芽》文学创作奖、海南省首届文学创作奖等。）

诗路花语

写给叶芝

雷西西

人世间我所中意的美好
都被你偷偷地，兜入怀中
焙熟了
解成诗
昨夜，月光如菱纱
盖上你的头顶
无人掀起
你嵌入诗情的忧郁
斯莱文的海崖给了你诗歌之舌
天使故乡的精灵异闻触动你神秘的想象
伦敦开启了你的思想邮轮
库尔庄园的天鹅在你诗意的湖面徜徉
在本布尔山下，你的墓园静谧成一座神殿
你是天使故乡栖居的诗意灵魂
一群星星中间隐匿着你深情的脸庞
为了写诗，你把生命打碎成泥
唯愿你
在合上目光、心跳骤停的百年时光里
按捺住成千上万个落寞的黄昏
呼吸进最清浅自在的故乡空气

老巷里的水瓜花

余芳媛

儿时许多次经过
整齐的白墙黑瓦的老巷
巷里的人家总爱在门前种些花或蔬菜
种茉莉，种辣椒，种桔子树，种水瓜
一朵朵明亮的黄色水瓜花
柔软地开在清晨
像极了家乡的女人们
她们是我的妈妈，奶奶，外婆，伯母
有着阳光一般媚丽的样子
却热情，温和，勤劳

腊月里

符海沧

腊月，迎来了乡村孩子们最灿烂的笑脸。
金子般嵌入心里头，珍贵。
爆竹声，夹杂着氤氲的喜悦，稀疏渐浓。
他们掰着手指数，每天细数，巴不得把年的腿脚插上翅膀飞驰夜里，总是枕着肥美的鸡豚入睡。
伴随着长辈压岁包里的祝福，和叠在床头齐整崭新衣裳。
他们就像停落在村口榕树枝头上，雀跃的小鸟，渴望着天空。
除了它们，不知道谁还能如此幸运地拥有这般的欢乐。

福字

方刚

把福分为五福
再分为无数福，譬如
掀开红盖头，溢出春色
新房子封顶，挂着“紫气东来”的红条幅
老人等回久违的亲人，荡起一脸幸福的波纹
以及更多瞬间，一块冰融化为春天
一片阳光蹦蹦跳跳
一只蝙蝠在年画里飞成吉祥物
把福字倒贴，开门
让所有的福都涌进来

船湾吟

王国平

溪篴钓舸骇波澜，
骚客轻舟踏浪翻。
柳岸椰风吹野绿，
芷汀江鹭醉冬岚。
河廊望月闲茶乐，
庭院观花美酒欢。
莫笑文人迷胜境，
夜闻枕水慕船湾。



投稿邮箱

hnrbymbf@163.com